台學統

台學統卷七十二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十八

貞穆林左民先生公輔

赤城新志林公輔名右以字行臨海人洪武初某府教授爲文章善馳騁且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況許廷慎嘗贈之詩曰握手步雲闕示我高世文渾雄脫凡近要妙幾道眞公輔笑曰吾豈文士耶廷慎曰子非文士豈有經濟才如古豪傑者乎公輔曰吾非豪傑亦不願爲文士也

明詩綜林右字公輔臨海人洪武間中書舍人進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掛冠歸有林公輔集崇禎中追謚貞穆

大清一統志林右字公輔臨海人洪武中爲中書舍人與方孝孺友善嘗奉璽書行邊有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棄官歸聞孝孺死爲位哭於家成祖召之不至械至京猶欲官之不屈成祖怒劓之死福王時贈禮部尚書謚貞穆

浙江通志林右字公輔臨海人洪武初爲中書舍人奉璽書行邊有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挂冠歸靖難師入聞方孝孺族誅爲位以

哭永樂戊子按在六年賊訌海上台被其毒監司閫右才請爲閭里討右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剿平之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之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猶以温語相慰勞右對曰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上怒命劓之竟死本世法錄按乇頃堂書目與此略同

三台詩錄按彭夢祖林學士祠碑稱公輔由中書遷春坊學士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掛冠而歸永樂時召不赴械至京令受職荅言藉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上怒遣劓死事又見史槩考公輔與王靜學方希直友善方巾山草堂記中云云似公輔前死彭碑及史槩未必實也

棻按公輔名右亦作佑後以字行更字左民嘗棄官代父軍役旋蒙恩復章縫方正學巾山草堂記云往者王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此記當作於洪武末年時林葉皆已死安得至永樂六年有楲京邇剔之事乎況考史志永樂戊子台州並無海寇又安有督兵勦平之事乎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皆信爲實然臧氏辨之當矣

臨海縣志林公輔名右以字行與方正學王原采爲友洪武初任王府教授爲人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所推讓

文章喜馳騁好談古今豪傑事父因事充軍乞代父役役滿復其原官人皆賢之方正學嘗與寧海郭士淵書言得公輔文展而讀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歎反覆玩繹信乎吾郡之秀不可及也所著有林公輔集

雜錄

答林公輔書　方孝孺　遜志齋集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嬾作書疏由是生平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闊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

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
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
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已正
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謄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為
知經摭拾飬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為能文風俗旣成
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戇騃無似亦欲埽末流之弊
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
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為之徒空言
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
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
郡城中相與往復議論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

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閒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璧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倀倀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尙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乎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

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懵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詒予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瀕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卻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藎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贈林公輔序方孝孺遜志齋集按赤城後集題作林公輔文集序非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以立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者豎子之雄非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充之盡其道則可以運陰陽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一藝安之而自足者自賤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加不以邱園而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斂之善一身彼或不知自重而爲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爲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爲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

爲榮布衣蔬食處乎陋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以汩之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秉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已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爲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歎以爲豪傑之士難乎其人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爲文章善放詞馳騁然

察其志殊不以此為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况予每為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虚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何以為戒哉

書林左民所著費公行義詩敘後

王叔英

吾友林君左民以文章名世其文好稱人善世多以為譽今觀其所著費公行義詩敘所書不過數事而其論議抑揚反覆俾覽者誦言而得其意其得以為譽非邪費公之行固世所希而林君之文又足以傳世行遠使

費公流芳於後世者其在斯文歟其在斯文歟洪武十有八年冬十一月日書

與趙伯欽書 節錄 伯欽名文象臨海人 方孝孺 遜志齋集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習俗卑下學者梏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為或才高而沈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

遺書

林右集二卷 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作林公輔集無卷數 赤城新志同云有鈔本按今已佚矣

遺文

觀瀾軒記　赤城後集

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水豈易觀哉今夫水奔而爲湍定而爲澤深而爲淵疏而出之則爲川爲河大而會之則爲江爲海就童子而問焉莫不曰水也是水若可以易觀者然君子之觀不在于是觀其演漾澄泠不傾于勢之所可使不撓于物之所能渾有似吾心之潔觀其浩然直前犯山林摧木石闢聲震撼上下如雷旁擊有似吾心之勇觀其中涵外明澈鑑萬類來不爲煩去不爲簡有似吾心之量觀其支流所達灌溉庶物有似吾心之仁仁以利生量以容物勇以赴義潔以處己

君子之觀畢矣所觀在水其所得則不在水也至于聖賢之觀則又不然觀其瀾則知其源之所從出因其源有以悟夫道體之所至道則充天地而不爲大斂之于吾心之微不見其小視夫曰仁曰量曰勇曰潔亦道中之一事爾烏乎水豈易觀哉水非難悟也將以水爲道不可也離道而言水亦不可也目之所觸心必與俱道其在水乎其在我乎同郡汪貴中先生居于澄江之濱朝焉而起整冠裳徜徉于岸閒倦則倚石而坐有賓至相與汲水而飲之莫歸啟軒窗鑒水微吟且曰吾殆與水俱化矣因名其軒曰觀瀾俾予記之予生質濁下如在泥塗豈知水哉水且不知又烏能知道異日有傍花

隨柳而過者貴中求與之言則觀瀾之義當何如也

野航記 三台文獻

范子俊雲間人也厭其居之陋近遂擇材於山求匠於野作小舟廣幾丈而長加倍之中置古今聖賢圖書與夫秦漢以下鐘鼎彝器日泛漾沙洲淺渚際逢山翁野子必呼飲於其間扣舷而歌若不可以事羈者人皆曰其遊方之外乎余自經揚子至松澤適與之遇見其神氣內蘊而微充於眉目於是並舟而進揖其人曰子何居而至是乎子俊曰吾居於是以是為室以水為基以岸曲為藩牆以魚鼈為鄰戚也采芹藻而煮之挹波瀾而飲之予曰異哉子之為人也且古聖人樹宮室以居

其安造舟楫以濟其危安可常處危不可頻涉也天下之廣深山大野豈無措足之地可以藏子而棄安以就危乎亦可謂不善擇矣子俊曰子知室安也吾請爲子危之且所樹之室不在千家之市必在百家之村其相與鄰者抑皆夷惠之徒歟抑亦非夷惠之徒歟乘之以貨通之以賄標之以是非之檣設之以有機之桅張之以冒利之帆而鼓之以勢力之槳泛於溟溟之海驚風怒濤駭觸前後百怪雜遝而進則吾之身不爲所溺者幾希矣不然室雖安居乎室者何在也後之人指吾室而過焉徒見牆傾柱側鼯鼠亂走而已且吾今當風波不與鮫鱷遠遁漫流千里水花發而獻秀清飈至而效

涼月色一頃霜雪浩然目變神融尙知所謂危乎以是而觀則子所謂安者未必皆安所謂危者未必皆危也吾去子矣遂刺舟而去余歎曰此學道之士也哉吾聞得道之人常不與人近渤海之東瀛洲之上是其居也賢者遇之可飛化霄漢下者遇之亦可得久視之術若子俊其有所遇乎不然何其言之類夫道也

酣雲軒記　三台文獻

吾自少聞黃山林養民伯仲之賢常欲見之已而見其仲齊民朴茂人也禱雨有感予作序以贈焉已而又見其伯兄學民溫默人也號其居曰盤所予作文以記之獨養民未與之見今年忽寓書來曰吾昆弟子皆有言

吾雖不識子嘗號其軒曰酣雲計子以吾昆弟故必不簡我也予笑曰予天下之窮民也與世相棄也久矣而林氏伯仲相繼有求焉予言雖陋得無以少復之耶嗚呼天下之物可酣者甚多而人酣於財於色者尤至曰持牙籌計較錙銖雖利盡乎人意猶未慊此酣於財者也擇鄉之處子娥姣婑媚晝夜盈前此酣於色者也而有志者則笑之曰彼烏足以當大丈夫哉於是南馳越北馳胡取位祿于朝立聲稱于天下此則酣於功名者也而達者復笑之謂生爲暫來謂死爲暫往一酣於酒不知人理之哀樂不知世道之安危視日月之遞運天地之茫茫也凡是數者皆有迹可見故吾可得而酣若

夫雲陰陽一氣耳聚則彌滿太空不可得而拒也散則不存毫末不可得而追也果何迹可肆吾酣耶嗚呼有迹者有盡無迹者無窮有盡者可以有心求無窮者可以無心得世人不能無心故其所求者在乎迹也養民不能有心故其所得者在乎雲也吾聞養民之居離雁宕不數舍而近雁宕之山高插霄漢四時雲氣浮游其中養民攀援而上據絕頂擊山石而歌固將與雲相冥會於太空之表者矣又烏知雲不可得而酣耶不然屈子謂湌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含朝霞六氣果可得而湌沆瀣果可得而飲乎正陽果可得而漱朝霞果可得而含乎將以屈子爲妄屈子非妄人也將以屈子爲

實其實又不可見也是其中固有不言之妙者矣豈俗之所能知哉養民其知之乎余異日歸當請養民而更論焉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遜志齋外紀

天下之士不能皆賢拔其尤賢者而訓迪播揚之則天下之未賢者亦將觀感而興起矣此善教之道也孔子論仁論學之際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而三千之徒亦自以為不及日夜勸勉求其所以為顏子者終聖人之世雖庸才末學聞風而起者皆有所成非教者約而所成者博哉苟不擇賢愚槩而進之非惟彼未有所悟而我之教無迺屑屑矣乎當今之世去聖人已遠執聖

人之道以戸牖天下者太史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登公門者奚翅千數而公許與之間特於希直深有望焉觀所贈詩拳拳之意葢可見矣雖然使天下之士其立心其操行其爲文辭誠如希直者公之心也幸而僅有焉又烏得不深望哉又烏知所望於希直者不爲天下學者之所望哉吾知此詩之作不特於希直見之

北郭詩集序

古人謂置心平易始知詩況爲詩乎浩然欲立萬物之表藏於無端之紀是慕空虛耳非平易也屑屑然與世俗是非相勝負囿之而莫脫是恆陋民耳非平易也惟高不絕俗近不遺理喜怒在物死生優游廓之通造化

斂之存方寸始爲得之若晉之陶淵明是也故其詩澹然無作隨意而成言不離乎人世而與至理相涵若風之鼓物虛實相應自成律呂識者聽之謂不異韶頀其後力欲效之者惟韋應物柳子厚應物唐史不載其爲人不可得而知子厚少年冒進酣豢富貴胸中固非泊然自靜者矣及投荒裔居閒潄滌其辭雖清吟可愛而憤激不平之意時泄於其閒果足得淵明心乎不得其心而逐其辭雖子厚猶不能至況不及乎吾以是知學淵明者莫若得其心辭非所論也當元盛時取士之途甚狹士大夫不由科舉惟從吏而已積月累時求一身榮耳雖閒有長才善策迫於其類而無從施故有志者

不肯爲也寧往往投山水間自樂其所有如北郭先生其一也先生少以文學著聞用薦者起身爲澄江書院山長不樂卽棄去浩然自得與山僧野子相往還乘風詠月人莫測也其爲詩一出自然讀之愈久而意愈無窮固不暇如世之紛藤一辭一句取媚人口此善學淵明者也雖然淵明當晉室告終力不能救其詠吟茅茨之下固非得已也先生亦豈隱者使言行計從當與古人有爲者並今抱身而去獨得已乎讀先生之詩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先生諱恕字如心江陰人也其子節今爲禮部主事學行無媿於先生云洪武十有八年歲在乙丑春正月既望天台林右序

題唐玄宗書脊令頌後 三希堂法帖二十七

唐玄宗親書脊令頌藏于宋祕府徽宗時有鶺鴒萬數集于後苑當作苑龍翔池遂出此書以示蔡京蔡卞京卞因題于後宋亡流落民間指揮方侯明謙以錢數萬購得之余嘗謂玄宗有一李林甫徽宗有一蔡京正鴟梟蔽日鳳凰深避之時雖有脊令數萬何益於治亂存亡哉雖然此書字畫凝重猶爲書家所取云洪武丁卯冬十有二月望日天台林佑題

遺詩

題植芳堂 明詩綜

雅心慕幽潔蒔芳此堂陰端居寡俗好庶得觀物心苑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彼徑寸苗弱質恐不任靈雨及時降春榮萋以森晨興
荷吾鉏逍遙步前林俟時冀采采敢使蕪穢侵靈均世
云遠高蹤邈難尋興言遺遠者媿匪瑤華音

訓導張古學先生廷璧

赤城新志張廷璧臨海人穎悟絕倫工草書善詩文嘗
受學於陶凱洪武中爲河南太倉訓導按太倉州屬蘇州河南字誤
永樂初校帖翰林應二十八宿之選未幾同進者皆授
中書舍人廷璧以歸省不預卒于家
浙江通志張廷璧名載以字行工草書善詩文洪武中
舉賢良方正授仙居訓導方正學論其詩刻削新秀調
信奇矣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馳驅之正焉所

著有張古學文集古學其號云本臨海縣志按赤城新志人薦舉門不言舉賢良方正也又藝他書或作藝

雜錄

答張廷璧稍節　方孝孺　遜志齋集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以爲隱答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爲妄妄過也而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與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凜乎其非世俗之人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爲準則爲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爲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氣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稚子刻雪以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

然旨近味漓乏之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積之本未甚充而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其末是猶棄木之根而蟠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那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奧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辨而理潛而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閒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澀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陽剽無所顧忌以爲能

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馳驅之節
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
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
古者之所樂聞乎昔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
偶出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旣而
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
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爲佞至於朋友亦以
諛悅爲忠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爲
之喜而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繪畫以爲古人復生令
人惝恨今得元采而後知之無以爲報適有近詩十章
及勵志詩十章令以寄元采足下幸一閱之五詩中哭

許士修詩爲最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者行餅有禾
安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末失耳苟得其
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遺文

懶迂記　三台文獻

從子善進而請曰善得於造物者甚淺而習於師授者
不專居聚市之中鄙賈衒之業見其計較錙銖惟利是
規非性也故食田數畝之入而饘粥不繼日射擱隙睡
猶未醒家之有無不問而亦不以爲戚閭巷之人皆指
以爲懶而文以爲迂此名既起懼爲德累願叔父有以
砭其懶而藥其迂余應之曰爾誠知所謂懶而迂者乎

亡是生惡城府之囂囂然奔逐也徙於山谷之深耳目甚靜以爲可以老矣然而淡薄不堪五欲並作隄決防壞如水四出其始亦有以爲懶與迂者而卒不懶不迂何邪用心不一也吾聞君子懶於利而迂於勢小人懶於仁而迂於義君子懶於諛諂而迂於奸僞小人懶於禮讓而迂於誠智君子懶迂爲小人而小人懶迂爲君子爾之懶迂果若是矣又何辭乎人之所謂夫神龍之懶且迂也終不與魚鼈爭奔鵷鶵之懶且迂也終不與烏雀爭羣懶之與勤迂之與近顧人之所嚮何如耳余固懶且迂者雖非爾之所效然嘗謂諸葛孔明之在隆中謝安石之在東山方其未用之時孰不以爲懶且迂

邪余誠媿之爾果能效乎效不效未易論慎勿爲亡是生之歸也於是善心領而意得再拜起而告曰懶迂之寶艮非類也而亦不敢避其名願書以見義

遺詩 見三台文獻凡七首皆古詩也

寄衣怨

白苎衣白苎衣臨風緘送邊城隅郎披白苎衣聽妾白苎詞白苎本是妾自治含悲織郎身上衣苎絲縎緒亂愁緒翦刀未下魂先迷白苎衣眞堪悲淚痕幾點緣相思白苎只怕秋風吹郎恩只恐中道移中道移將何依百年誤妾艮宵期艮宵有時度白苎有時褒惟我相思心日夕無休時

登巾山看月

擊節長風生嘯歌明月上集會皆賢豪復茲地蕭爽枯
峰屹雙撑飛構淩萬丈斜探斗柄橫俯聽江瀨長孤艇
樹邊歸哀禽雲外響曠觀天地寬泠然起遐想排空叫
子晉便欲超象罔羽化亦奚爲意適即仙賞清詠興難
忘芳樽醉猶强靈運志疎狂安石情放蕩莫慢今夕遊
遺風後人仰

八月十六夜步過趙伯欽山莊

初月動遙峰涼陂捷餘映冥行路正危得此輓清興故
人煙霧深目阻心已領行歌意自足響協秋蛩應風露
天壤清止哉誰與共

心遠樓

閒居罕人事泱漭山水間山水皆有餘聊以肆遊盤鳴鹿響幽谷嘉魴躍澄湍飄飄涼風至翩翩飛鳥還白雲亦何心宿我南榮端壺觴無虛設賓至即盡驩適意良足怡逾分非所安先民有遺矩悠悠心所攀

朗月行

朗月何瓏瓏照我南樓中樓中美人不能寐起看玉宇生秋風秋風蕭蕭吹木末纖雲捲盡懸明月明月隨風出海來海波蕩漾龍鱗開寒光倒瀉碧落外白雲湧作金銀臺何處邊聲怨羌管誰家舞榭笙簧緩長信宮中漏水長昭陽殿裏更籌短漏長更短兩含情推窗坐視

河漢傾廣寒宮殿在何處欲往從之渺煙霧青鸞一去
不歸來桂花如雪東山曙

賣驢買牛歌

君不見昔日孟浩然灞橋風雪癯吟肩又不見李密八
中仙英雄千載稱世賢人生出處固自得豈爲形役相
拘攣丹邱王郎好眉宇致身稷契端可許蹇驢破帽逐
東風十年失腳黃塵裏一朝移住東山邊賣驢買牛歸
種田始知耕桑有眞趣此趣不與人間傳有時騎牛蒼
江曲短蓑斜映垂楊綠俯仰一身天地寬掛角有書還
自讀有時明月照柴門橫吹短笛歸遠村入門有酒還
自酌醉來扣角歌黃昏青紫如芥方易拾誰解將身事

蓑笠羊腸九曲行路難驢背不如牛背安

百花清洞歌

崆峒何處忽在眼穹窿魁廓含虛明前瞻朱鳥後玄武
旁薄日月東西行緊昔大氣初闔闢鼓扇洪冶融結成
神斤鬼斧競斲削幷使雷電驅六丁既高既深樓閣形
煥爛光彩圖丹青陰窟潤滲鉛汞渟屢斟不涸常澄澄
云是仙人浣藥處指引泉脈來麟瀛匝生幽草美且異
神農未識岐伯驚懸蘿裊繞薇巖扃古蘚斑剝金碧凝
奇花異卉姸復馨盛有桃李開層層掩映松竹遮閃爍
紛列洞外爭芳榮花邊每有雙娉婷霞綃被體呈春冰
折花相攜似相迎出入洞裏追流星樂騰清響何鏘鏗

敲金擊石絲弦弁夕霖已斂月欲升調音韶舞和咸歆
鄉老相傳有證驗此山本自能神靈山高千仞極奇峭
影落滄海蛟鼉弁夫餘日本端可近方丈蓬壺空有名
壑谷迂深際潮汐島嶼俯伏羅孩嬰漁舟賈船見杳冥
輕如蝶翅微如蠅左挾龍湫右虎穴風雨倏忽飛律令
今歲元旦鼓四更老余忽夢臂羽翎乘飈奮迅排石闥
攝衣恍在十二城憑虛顧盼冀艮覿邂逅羣哲皆簪纓
有耆有少甚雍肅儀狀秀朗光流睛傍立兩哲私指點
仍檢祕錄相贊稱謂余名占此洞籍前趨延引一坐傾
坐我雲幄見虹旌美設甘馥非凡腥瑤巵屢勸涼瀣液
孌有窈窕吹鸞笙或云此是董雙成又擬飛瓊與雲英

步搖斜簪鬢蟠綠蘭芬未吐脣含頳自從昆侖阿嬰解
寶訣此輩往往相繼都飛昇胡爲姿媚未洗滌啟齒欲
問懼取僧天雞鳴鳴枕攲側春魔驚走雙眼醒呼兒記
夢怪無謂豈意今日身躋登眼中全與夢中類夙緣似
覺仙緣徵同登諸子豈無分神宇瀟灑鸞鶴停就中三
子弟與兄百金捐棄鴻毛輕脩治荒翳構十楹饌具喜
爲登臨營是日珍飣羅海錯披鱗抉玉探若庭屏斥羔
豚進巨觥香醑滿倒銀河洽焦桐罷奏簫復鳴黃鶴飛
下酒已醒歎息塵蹤雖未斂瑤芳那肯先秋零道人何
宏殊苦行五十蔬茹葷不羹見我談笑總脫略爲道煙
霞宜結盟未酬祿賜媿皓首試向黼扆陳微誠虬箭玉

漏霜氣重龍墀丹陛絲仗縈隨班筋力信衰朽應制詞藻無晶熒乞骸敢辭疏再上歸路只用車一乘擬攜東山舊朋侶燒丹煮藥期遐齡

三台詩錄云古學詩才華典贍筆力奔放滔滔不竭在許方葉王諸公閒能盛著詩名不爲所掩亦異軍蒼頭特起者也

台學統卷七十一

台學統卷七十二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十九

太學郭樗園先生濬

赤城新志郭濬字士淵寧海人洪武初詔郡縣貢秀士各一人寧海以濬名上旣而有詔許臣民言政事缺失郎上書論當世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太學所養士數千百人見其文咸吐舌驚歎謂不可及濬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予無不意滿由是名起一時同學者見其名高乃以弗及爲恨譖諸

師誣奏抵罪以死 浙江通志同 兩浙名賢錄同

三台詩錄郭濬字士淵寧海人與方遜志同出宋潛溪之門嘗應詔上言時政忤旨敕下國子監讀書同輩忌其名譖於祭酒甘某誣奏殺之太祖覽其文痛惜遂追戮甘

郭君壙銘 方孝孺 遜志齋集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伉爽不羣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爲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爲弟子業益修策策有進聲精敏多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爲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

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慫讀爲文章輒美贍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歎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爲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爲當世師尊少所許可獨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既而丁母憂公爲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爲恨除服復徵入學適有五人爲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

而君年三十三矣君曾祖某祖有聞父仁母黃氏娶同縣陳氏無子一女尚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爲君後而陳以君所仕冠與衣葬于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嘗君初上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爲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歎息之而哀君爲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爲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眉壽者常患不能有爲而爲世所輕詆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

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於民雖貴猶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其成也孰畀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相其嗣人尚克祀之

雜紀

與郭士淵論文　方孝孺　遜志齋集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卽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强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

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黙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歎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悦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歎葢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澀者以艱言短

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宂長爲美或採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多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記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

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續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贈郭士淵序　方孝孺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發聲霞雲電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爲聲音毛質或鶱而飛或

安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潰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者聖人養而至於純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上之和陰陽下之育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而不懾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蛇梟遁跡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修而禮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

於用則爲孔子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用則著爲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以降是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不遭乎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誼司馬遷揚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內之氣故周程張邵朱子皆以是闡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闢邪說而驅之完羣經於既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歐陽修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怪之文其後文天

祥復以是不屈於夷狄使夷狄知禮義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氣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發是氣於文章者太史公而已繼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誰也吾嘗以爲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夷恣横而道無由施竊欲排羣言而一反之闢孔孟之道於今世而聞者交誚余吾邑郭士淵獨以爲然士淵能文章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材而又感乎命也嗚呼士淵其得是氣之幾純者乎在乎自養之而已養之誠以道伸於上而施諸人天也屈於下而垂乎後亦天也吾其違天乎哉人其違吾乎哉

祭郭士淵文　方孝孺

寧海爲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實難爲賢至於近世諸老盡歿天啟其端俊傑乃出嗟嗟吾子蚤有譽聞在庠序間已驚其羣昔被薦書翺翔太學抗疏殿庭觀者膽落欲收其功先挫其鋭斂而不施其聲愈揚在歲已未余從太史至於京師閲天下士孰不奮筆自擬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采粲然排峭暢達波濤之壯鷹隼之決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子才稱之羣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子先墓使永不墜嘗爲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子鮮朋友亦喜得子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仰首視天瞻視九州子繼

居憂子亦還里往來問難情義益美遊並予載息聯子
牀凡予所聞無或閟藏予之金華子將赴闕自期即歸
當與予別予留子去不相聞知思子無悲謂見有期孰
云吾子而竟止此不與子面乃聞子死予方未死我在
郡城人或訛言子不之聽或言吾子近頗嗜飲予曰不
然子愼而審孰是不愼以殞厥身孰是不思殲此良人
嗟嗟吾子子果死耶胡不予留俾文邦家況子之才可
以用世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
行道烜赫聲名天胡不然置子於毒困于讒搆身死名
辱衆人無知謗謂子狂紛紛矇瞽烏識否臧微生好直
匡章不孝苟微孔孟是非曷較子之言行予實知之一

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爲斯道慟非子之私嗚呼哀哉尚享

遺書

槜園稾　赤城新志寧海郭士淵著今亡

槜園稾序　林公輔　赤城後集

吾台郡以古文名家始于有宋如篔窗陳先生泉溪戴先生荆溪吳先生暨閬風霽峰諸先生者並作咀聖賢百家之言吐而爲文肆於歌詠形於著述內而朝廷制誥策命之須外而廳署庵觀廟寺仙佛神怪荒陬遐壤之記往往而在其光芒之色四流並達際蟠霄漢視諸

世亦可謂雄偉不拔者矣元興一時士子急於仕進競趨於科試聞所謂經義賦策以應有司之選爾嗜古之士或少貶焉逮乎末年中州隔絕科試廢置諸老先生幡然復歸於古一時學者從而和之延至于今駸駸迫諸宋識者謂古學中興殆弗信矣乎同郡郭士淵氏穎悟絕人童丱時已能日記書數千言比壯從蘊德王先生學攻經核史鎔章鑄詞盡晝夜弗息與予相友善予嘗評其文肆而不佻直而不俚麗如春葩浩如秋濤其老成沈鬱之氣與時增加亦可謂人文之選矣今年又出所謂樗園藁者俾予序之予嘗謂文之在天地間譬如持火以風大則益烈微則尋滅之矣君子弗志于文

則已如有志于文則當與大者相角逐歷萬世下光焰如昨使人家尊而戶寶之可也不然而曰吾力弗能致於是吾學弗能致於是姑屑屑皮膚閒猶足以竊一時名嗚呼是不過伎者若耳非惟身滅而名隨之當時識者亦已鄙之矣果何足道哉如吾士淵者非有志於大者乎志在是而力加焉他日不克底績于成吾弗之信也予雖不敏其志頗有所屬奈數年來力奪於他事者十八九閒或出之捃摭于皮膚者且不有假借何敢擬夫大者哉吾知其有媿于士淵者多矣故著一言於篇端以志吾郡古學之興廢云爾

遺文

積翠軒記　三台文獻

台士趙起明會予於京師客舍乃以其大父龍山翁燕休之所所謂積翠軒者請記念予自棄田里日與塵埃輿馬相遭於長衢廣市引睇崖谷邈若方壺玄圃不可想像而至雖工於文猶將不能模寫軒中之趣矣況蕪蔓於翰墨者乎敢辭君請之益力因思向家居時過積雨新霽天和景明持酒肴與一二佳客盤桓山澗閒訪僧庵道舍與凡逸士之居兀傲終日觀夫岡巒倚伏嵐霏上下乍顯乍晦或蒼或紫錯繡獻巧綰綺角奇迂徐衍溢流動氤氳若蛟龍出沒波濤奔放乃渟蓄而汗漫若眞人列仙鞭策鸞鶴乘雲霧而往來千態萬狀不可

勝記使人神清意適萬慮俱忘徘徊顧盼不忍去至今思之若隔信宿君之居殆亦若是歟君曰非也予所居之地無長山大壑無崇林密樹與市廛不異大父厭之乃環戶外種樹植竹障蔽蒙翳招邀雲月引泉通池汲灌漱滌暇則深衣幅巾危坐一室焚香誦易絕去世紛時覺窗戶間靄靄煙光露氣襲人衣裾清趣可掬因題曰積翠于時名卿碩儒多爲詩若文以賦之今大父化去而軒居竹樹雖更變遷猶幸無恙願記之以識不忘予謂人之嗜好其清濁雖萬萬不齊然皆有累於物而未有不物於物者也不物於物固不必求物於物之中而自有得於物之外物於物者雖使之入山林以求山

林亦何得哉君之大父錯居闤闠而其志之所存時超於雲物之表既不累於物而尤不遺於物葢將攬煙霞於方寸窺泰華於几屏名軒之意豈止於竹樹之間而已邪予生也晚而物於物久矣不能追隨杖屨求所未聞以祛其惑顧方發亦不暇偁奚能文他日脫縶東歸當一過軒以訪君所得於家庭者不識許之否

送王修德序 三台文獻

樂於樂之日不知樂之爲樂而悲於悲之日亦不知悲之爲悲惟既悲而樂既樂而悲然後知悲樂之眞也吾於朋友離合之際得之矣曩時鄉里以氣義相傾許者僅十數人兄事者四人葉居升許士脩葉士期黄惠迪

也弟畜者四人盧希魯李季行張懷佐趙秉彝也肩隨
者則王君進德張君原望楊君文遇楊君汝器及吾儕
德爲五人也方十數人晤敘之頃剖析聖賢義理精微
之蘊古今成敗得失禍福之原人物賢否出處是非邪
正之辨以至於鬼神之幽禮樂之著莫不更相切磋以
求至當暇則觴酒賦詩於清風朗月之下笑談達旦浩
歌發金石激烈動雲漢直以天地爲蘧廬萬物爲芻狗
古人爲不足爲功名爲不難致其爲樂也蓋亦云至矣
一旦星離雨散南北存亡或棲遲於窮閒寂寞之濱或
沒溺於車塵馬足之下使膠漆之盟飆逝電滅則其悲
也亦豈淺哉然久合者以樂爲常久離者以悲爲素故

皆不知悲之爲悲樂之爲樂也今予羈孤旅邸而與修德有適然之會倒囊沽酒刻燭夜分氣酣耳熱嗚嗚而歌襟抱肺肝無少凝滯予之懽暢鼓舞方自謂龍門躍化之思未足以喻其適而離悲又復繼之執手長路相顧泣數行下人情至此謂非悲樂之眞可乎修德歸諸友必相勞苦願以予言訊之其嘗與予相懽於既悲之餘相離於既樂之後者必以予言爲然矣

送牟元亮歸省序　黃巖牟氏譜

恩或可以偶致而不可以常有名或可以虛得而不可以久存故君子不倖夫恩之隆而常思保恩之道不貴乎名之盛而常思致名之實也茍徒恃僥倖之恩微一

時之惠則卉木之榮溝澮之盈豈君子之志哉國家設成均育天下之士有年矣戊午秋宰相受天子命擇其尤傑然者數十人陞博士弟子員不任以事不授以官待之久而望之董賈韓柳之才今年春皆遣之歸省寵錫之隆出自聖意而且及其父母焉其爲恩也深矣名之重而恩之深受之者宜何如哉當思天人之策政事之書吾果可以爲之乎佛骨之表淮夷之雅果能及二子乎君之恩果吾之所宜得否乎如是則必思乎中審乎外知名誠難副恩誠難致則必曰國家望我以董賈韓柳我當以董賈韓柳許其身斯可矣國家待我以殊特之恩我當思所以保其恩斯可矣不然恩果可常而

嘉業堂刊

名果可立乎吾友元亮牟君尤為羣彥之冠元亮老成涓篤博學有文其受恩也無矜色識見之邁固可進於聖賢之域矣至於董賈韓柳亦所可至者非若濫名僥恩者比其行也予復以是言告之者盍可與言而不言則非聖人之道況元亮與予生同郡進同年且與同道者又安可以他辭告之哉願望之深故不自知規勉之至耳雖然予固賤者也恩非所望而或者時以能文相名則予過情之譽又深有足媿者是書也雖以告元亮亦所以自警焉

按浙江通志牟完字元亮黃巖人博學能文章洪武九年廷試首選擢吏部驗封主事一時名士方孝孺

郭濬咸稱其文理可望以董賈韓柳尋簡耆儒輔導
親藩改燕府紀善著四禮家儀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遜志齋外紀

濬事愚菴先生時希直年纔十四五操筆綴文固已不
凡後希直從先生守濟寧由京師還値予武林出示今
太史公所贈詩觀其規勉屬望之厚情詞藹然濬疑天
下能文之士莫不以得出太史公之門爲幸如希直者
宜非一人而希直以童冠之年厠於其閒獨何道以致
此哉去年冬太史公來朝往拜之頃復得與希直晤敘
且得盡見其所謂遜志齋稾文氣渾成識見卓邁動以
聖賢自許其身不但言詞之古而已然後知希直之致

此者有在也雖然古學不明久矣世之人以時代觀人而不知今之可以爲古故特達抱負之士恆見累于多口是雖習俗與時移易抑亦吾道未有以信之爾希直尙益勉循古道興復古學不負太史公屬望規勉之意使先生之學大被于世斯爲善爲人後矣惟希直念之

遺詩見三台文獻詩錄

題天光雲影軒

軒居俯澄碧高人謝煩喧𣿭泉漱寒齒坐誦上世言意息絕機想理融淨塵根池樹忽微風天光蕩波痕至道諒斯著自足窮本源所以川上翁難與俗子論

題句容劉景行便面

山容變秋空夕氣暝高樹索寞故人居雲蘿更深處欲
敘平生親何由拂衣去
柳枝詞
送郎西上別魂銷卻道纖身似柳條只恐別魂銷遠客
柳條翻似阿郎腰
春閨怨
鳥驚殘夢隔窗紗起坐鉤簾看落花遊子不歸春事晚
鵲聲長日在鄰家
處士王修德先生琦
赤城新志王修德寧海人與郭士淵皆以文名初太史
宋公見方遜志之文歎曰眞奇才也遂留左右不忍其

舍去繼見修德士淵之文喟然曰吾道台矣林公輔嘗因宋公之言而評之以爲方之文如春風方至津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各有生意郭之文如蒼鶻摩空飛縱東西初無定適而俊逸之氣自爲人所畏王之文如月墮澄江上下一色淨絕垢氛而清明之氣可掬也

按修德名琦進德之弟蘊德之從弟進德名敏仕至監察御史蘊德名璞仕至燕府紀善郭士淵與進德皆嘗師之見遜志齋集寧海縣志叙其兄弟俱謬又云琦後以事謫戍雲南殆亦坐方黨歟

雜紀

與王修德八首錄一又二首見方下　方孝孺　遜志齋集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論說恆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辨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尙未盡通解況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歎閔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媿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譬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

何哉若此者以爲相知固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説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奬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

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直矣而反覆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非張籍爲同浴而譏裸裎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

能累於德況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所得於空閒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次修德雜詩韻 三首錄一　方孝孺　下同

通衢夷且直舉世所其知求端迷往轍顛躓終無歸達人解至理秉心若明曦敬恭視盤鑑齋莊整裳衣昭昭奉一德暨暨滅眾私為仁諒茲在彼狂胡弗思

修德以詩寄次韻 三首錄一

藜羹淡無和腐粟舂難圓羞將饋俗賓歡笑置子前子

豈乏粱肉對之每欣然云胡恐費我來往動經年子行
信勞止吾道良足憐深期抱嘉話不必枉華箋

再和并簡林嘉猷 三首錄一

十年窮取友四海幾得朋豈惟得吾徒旁及老與僧自
昔得王子勃鬱氣爲增子才信已毅媿我德未弘所患
涉道淺未免臨事懵何由與子鄰講習日可恆

寄修德

平生識字不滿百溷竊聲名有慚色反觀身世每自鄙
何以使子心莫逆前月馳書許訪我恐我無錢厭賓客
惠書問疾繼踵來爲賀更生重悽惻我力不能事耕稼
性又不耐營官職承明辭歸茹藜糗侯封鼎食誰願易

今年瘧鬼忽侵淩寒熱交爭類勍敵垂頭伏枕二十旬
腰腹楞羸面如腊嗌乾嗜粥不善飯下牀須扶還按壁
向來意氣隘九州頃步顛躓眞可惜所忻元兒督家政
甔石無儲免憂戚抱書敧卧困即眠見客暫起飢輒食
萬事盡抛思慮表一身豈卹飢寒迫古來賢豪例窮苦
屠兒販豎千金殖皇天予奪有深意衆生淺闇何由識
君來不須念我貧厭飫仁義非外得薄田近穫十斛麥
炊之作糜可朝夕溪南磐石廣數仞牆頭新筍高百尺
竹間讀書石上卧青雲爲蓋苔當席頗聞海上有巨鼇
鼓舞洪濤氣腥黑請君持竿亟一掣膾肉作脯如山積
盡俾黔黎飽君德與君大嚼醉千日免使窮愁惱胸臆

歲暮寄王修德先生 二首錄一

杪歲亟垂盡寒花悄悄繁律回春有信冰動水生痕樸學惭經濟窮居廢討論都將百年意一笑付乾坤

修德惠枯木圖次韻四首 有序

修德先生寄惠枯木小幅并以詩留別病中不能追從謹次韻奉答

遠別出門愁見難燕山越水路盤盤將心付與天邊月兩地清宵一樣看 按王璞爲燕府紀善修德蓋往省之也

月明樹影落晴波寫寄山房古意多已分此身同槁木歲寒相對老嚴阿 按據此則此圖卽修德所畫蓋修德兼善丹青也

百年禮樂媿前賢濂洛微言久不傳待子歸來同講習

細炊麥飯飲寒泉按正學先生欲招修德同居講習詩中屢致此意則修德之學行從可識矣

至道無聞昧力行神交千載獨周程直教俯仰渾無媿始是堂堂世上英按此雖正學先生自言所志亦以勉修德也　又許伯旅懷王修德七律見許下

遺書

操縵稾見赤城新志浙江通志今佚久矣

操縵稾序　臨海林公輔　赤城後集

吾台郡雖僻處海隅而文學之士往往與上國等歷唐宋來名登史氏者弗論姑以吾同輩視之如方希直郭士淵王修德者森然出爲世雄文章播流於人人異時

潛溪太史公見方君之文歎曰眞奇才也遂留左右不忍其舍去繼見王郭二君之文喟然言曰吾道台矣公以身任斯文之重天下所則也譬衡之於物豈偏於三君子哉要其實之所形言有不覺而至也余因公言取三君子之文觀之方之文如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各有生意郭之文如蒼鶻摩空飛縱東西初無定適而俊逸之氣自爲人所畏王之文如月墮澄江上下一色淨絕垢氛清明之氣可掬也由是往來其間三君子不以我爲不可語嘗手書其文以遺余余置諸座右將欲焦心盡氣追步其蹤日不可得思之未嘗不自慊于懷今年王君過鍾離會予客舍出其文使

余許之吾知其爲戲也雖然間嘗聞之物有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窮也物有五味五味之變不可勝盡也色味在物其變在人人之才智不同物各隨其人而變此所以無窮盡也文章之在天地亦猶是也其大經大法本於聖人其深淺精麤高下輕重則各隨乎其人故自古以來歷代雖遠作者雖衆然體制迭異意氣代殊譬如人也均有其面而面面之貌不同非各極其變之所在歟由是而觀則知守色味而不變者非知物者也習前人之說躡其故常而不知變非善文者也修德之爲文不詭不隨惟正是守不泥不專惟義是宜此其文有過於人者其亦可謂善變矣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變

已非難使天下皆有所變爲難文自前代以降千人一律如刻符信讀之厭矣則變而通者有不在修德與諸君子哉

棻按方正學與王修德書云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又云得示悼覲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又云昨承寄示同宿詩諷詠累日宛如接對甚慰懸渴据此則修德不但善文且善詩賦乃今並無一篇傳者豈戍濵之後全稾盡散佚耶讀林方稱頌之語爲之慨然光緒癸巳中秋後三日

台學統卷七十二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